

艺术学院毕业画展如期举行,其中一幅油画吸引了许多人;在一望无垠的旷野上,一支香烟肆虐地燃烧,散发出阵阵清香,随风飘散,然后一点点熄灭,直到化为灰烬,最后被风吹得无影无踪。

作者吴琰也站在观赏者中,他静静地看着这幅画,不由地想起了父亲。吴琰的父亲是个没什么名气的画家,如果说父亲这辈子最骄傲的事,那就是把他送进了全国最好的艺术大学。父亲平时有个嗜好,每次画画的时候都会抽掉好几包的烟。因为担心父亲的身体,吴琰劝说过多次,父亲总是答应得很爽快,却常常借故重犯,吴琰对此很生气。

终于父亲病了,肺癌晚期,一直咳个不停,白天不眠,晚上不断,像破风箱一样喘气,人也瘦得没了形,原本一米八的汉子如今皮包骨头似的蜷缩在床上,如同一团乱麻。父亲咳得最厉害的时候,吴琰就会一手紧攥

着父亲的手,一手不断地抚摸着父亲的背。每当他碰到父亲棱角分明的脊椎时,心里就难以名状地难受。父亲疼痛的时候即使注射杜冷丁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可是当他在父亲渴望的眼神中为父亲点燃一支烟时,父亲

最后一个队伍去陕北写生,他们晚上留宿在当地的农家乐。农家乐的老板也抽烟,他有着一张和黄土一样朴质的脸庞,但他抽的是旱烟,用一根祖上流传下来的铜烟杆。他说香烟太轻巧,没有劲,吴琰对烟的反感引起老板的兴趣,他认真地告诉吴琰,抽烟不是因为喜欢烟味,而是心烦的时候借它让自己静一静,把烦恼暂时忘掉。

吴琰懂了。人一旦对现实无奈而又毫无办法的时候,就会下意识地吸烟,借烟发泄,烟是被用来承受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他开始理解父亲的苦了,母亲过早地离开,艺术生涯的艰辛以及独自抚养孩子的不易,生活的重压使父亲开始借烟消愁,让父亲不停地抽烟,烟对于他就是安慰剂。想到这里,吴琰无声地留下了眼泪。

吴琰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跪在父亲的遗像前,为他点燃一支香烟,随着淡青色烟气的升腾,朦胧的泪眼中他似乎看见父亲欣慰地笑了。

心脏是一座有两间卧室的房子,一间住着痛苦,另一间住着欢乐,人不能笑的太响,否则笑声会吵醒隔壁的痛苦。“我承认,对于卡夫卡,是永远弄不清的,要说起他是我最喜欢的小说家,连我自己也很茫然,不过,他的确是我最喜欢的小说家,即使他的作品不是小说。

他为自己挖了一个坑,然后毫不犹豫地跳下去。他紧握着一支光明、快乐的笔,在黑暗中,在精神的另外一个世界,寻找真正的自我,寻找自己的价值,寻找创作的灵感。一旦抓住了,卡夫卡是坚决不会放手的,就算是在他自杀的那一刻,他也没有放手。在死亡面前,卡夫卡没有皱一下眉头,他反而笑了,因为他终于可以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了。那一刻,我仿佛看到墙上的蒙娜丽莎也把自己的微笑收敛了。

深夜,行人稀少的街头,灯火摇曳,城市像是在黑暗里航行的船,突然兴起的寂寞,让我心底忆起这些久违而亲切的情感。是的,我喜欢独自航行,那里没有牵挂,没有束缚,有的只是自由和远途美丽的风景。卡夫卡,不知道你是否喜欢旅行,要是你哪天去远航,请带上我,因为我是你忠实的追随者。

虽然我读过卡夫卡的作品不多,但他遗留在我身体里那枚情感的“瘤”,如青草般孜孜不倦地蔓延,缠紧我的身心,顽固到我自己都无法拔除,无法逃避,这样的纠缠,早已超越生死。然而我依然活着,我活着亦只为重复对你的思念。

卡夫卡的确是孤独的,她呵护儿子的心。

喝过牛奶,开始了一上午紧张的学习,可没过多久就觉着肚子疼,说不清道不明的疼痛绞着混沌的思维,周围的事物蒙上了一层未知的黑色,踏出的步子像踩在棉花上,再之后就没有了知觉。

再醒来,一股刺鼻的消毒液的味道,白白的墙面晃得眼睛酸涩,母亲趴在我身边睡着了,眼圈像是哭过很久一样泛红,在大脑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护士就来了,抽血、量血压、量体温……一件件事情看似有规律地、机械地进行着。

凉了?突然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在心里,母亲不知从何时起,每天起得比我都早,早早地去倒了鲜牛奶,在我上学要走的时候放进书包。牛奶在她手里的时候一定还是温热的,冒着热气,包围着

母亲没说话,只是掖了掖被子,默默地出门。不到晚上,父亲从外地赶回来,急匆匆地看了我一眼,就一头扎进看诊室。

“可能是癌吧……”父亲说的时候,母亲的脸绷得紧紧的,坚毅得像个战士,好像有很多情绪在体内酝酿,但是终究没有掉下一滴泪来。从那以后,她便天天看着我,她说:“儿子啊,没事,等两天化验结果出来了,才能确定。就算是癌也是早期的,咱治好了跟没事人一样。”她说着宽慰我的话,却总是先我一步哭出来,像是有什么极大的痛苦落在身上,她只能忍受,不能喊疼。我倒是看得开,反过来再安慰她。

因为病的缘故,凡是睡觉的时候就会出一身汗,每次都把被子褥子都湿透了。第二天早晨的时候,母亲刚把湿透的被子晾出去,医生就来了,告诉母亲说,检查结果出来了,不是癌,但是也比较严重,需要休学。

“妈,我是不是病得厉害?”母亲的脸是呆滞的,几个明

中小说

烟

□ 文学院 贾瑜飞

隐忍的脸上就会有一丝平静。

几个月后的一个清晨,父亲走了,匆忙得连吴琰点给他的烟也没来得及抽上一口。他搂着已长眠的父亲痛哭不止,悲痛的眼神瞥见了床头那个干瘦的烟盒,对它的憎恨又增加了几分。吴琰安顿好一切便赶上学校的

“心脏是一座有两间卧室的房子,一间住着痛苦,另一间住着欢乐,人不能笑的太响,否则笑声会吵醒隔壁的痛苦。”我承认,对于卡夫卡,是永远弄不清的,要说起他是我最喜欢的小说家,连我自己也很茫然,不过,他的确是我最喜欢的小说家,即使他的作品不是小说。

他为自己挖了一个坑,然后毫不犹豫地跳下去。他紧握着一支光明、快乐的笔,在黑暗中,在精神的另外一个世界,寻找真正的自我,寻找自己的价值,寻找创作的灵感。一旦抓住了,卡夫卡是坚决不会放手的,就算是在他自杀的那一刻,他也没有放手。在死亡面前,卡夫卡没有皱一下眉头,他反而笑了,因为他终于可以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了。那一刻,我仿佛看到墙上的蒙娜丽莎也把自己的微笑收敛了。

深夜,行人稀少的街头,灯火摇曳,城市像是在黑暗里航行的船,突然兴起的寂寞,让我心底忆起这些久违而亲切的情感。是的,我喜欢独自航行,那里没有牵挂,没有束缚,有的只是自由和远途美丽的风景。卡夫卡,不知道你是否喜欢旅行,要是你哪天去远航,请带上我,因为我是你忠实的追随者。

虽然我读过卡夫卡的作品不多,但他遗留在我身体里那枚情感的“瘤”,如青草般孜孜不倦地蔓延,缠紧我的身心,顽固到我自己都无法拔除,无法逃避,这样的纠缠,早已超越生死。然而我依然活着,我活着亦只为重复对你的思念。

卡夫卡的确是孤独的,她呵护儿子的心。

喝过牛奶,开始了一上午紧张的学习,可没过多久就觉着肚子疼,说不清道不明的疼痛绞着混沌的思维,周围的事物蒙上了一层未知的黑色,踏出的步子像踩在棉花上,再之后就没有了知觉。

再醒来,一股刺鼻的消毒液的味道,白白的墙面晃得眼睛酸涩,母亲趴在我身边睡着了,眼圈像是哭过很久一样泛红,在大脑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护士就来了,抽血、量血压、量体温……一件件事情看似有规律地、机械地进行着。

凉了?突然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在心里,母亲不知从何时起,每天起得比我都早,早早地去倒了鲜牛奶,在我上学要走的时候放进书包。牛奶在她手里的时候一定还是温热的,冒着热气,包围着



转身(摄影) 廖若雁

心中的卡夫卡

□ 文学院 郑文瑜

昨天是奶奶的忌日,时间过得真快,奶奶已经走了三年了。

奶奶留给我的记忆并不斑驳,甚至清晰得让人心痛,或许是她走得太突然了吧,或许儿时都是绕在奶奶的膝前。

“奶奶,奶奶,这是你要的指甲剪。”我像吃了蜜一样走向灶台后的奶奶,灶台下的火光映得奶奶的脸微微发红,而那鬓角的白发更加的惹眼。“你要这个做什么啊”,我眼睛眨巴眨巴地跳跃着。

“快,搬个凳子坐我跟前,我来把你的‘龟爪’给修修……”奶奶带点小脾气似的。“啊——,我不需要,好不容易留这么长!”嘟着嘴,满不

太长,也不会太短,就那适中的距离,叫做“爱”。

“啊!”我尖叫了一声,奶奶也着实吓了一跳,忙拉着我的手左瞧右看看,“灶台下面没火了。”我淡淡地说道。

“你个死丫头,我还以为剪到你的手了呢!”奶奶一边向我“生气”,一边不忘往灶台里添柴。“手伸过来,让我好好修修你这读书的手,指甲剪短了,字才会写得好,老师才会喜欢,我家小丫头才能上大学。”奶奶又抓起了我那“读书”的手。

闭上眼,握紧手,仿佛还有奶奶的茧在硌人,耳边还有那些熟悉的话语……

母亲没说话,只是掖了掖被子,默默地出门。不到晚上,父亲从外地赶回来,急匆匆地看了我一眼,就一头扎进看诊室。

“可能是癌吧……”父亲说的时候,母亲的脸绷得紧紧的,坚毅得像个战士,好像有很多情绪在体内酝酿,但是终究没有掉下一滴泪来。从那以后,她便天天看着我,她说:“儿子啊,没事,等两天化验结果出来了,才能确定。就算是癌也是早期的,咱治好了跟没事人一样。”她说着宽慰我的话,却总是先我一步哭出来,像是有什么极大的痛苦落在身上,她只能忍受,不能喊疼。我倒是看得开,反过来再安慰她。

因为病的缘故,凡是睡觉的时候就会出一身汗,每次都把被子褥子都湿透了。第二天早晨的时候,母亲刚把湿透的被子晾出去,医生就来了,告诉母亲说,检查结果出来了,不是癌,但是也比较严重,需要休学。

“妈,我是不是病得厉害?”母亲的脸是呆滞的,几个明

往事如烟

“读书”的手

□ 经管学院 唐建怡

情愿地拖着凳子坐到奶奶跟前,奶奶还不忘先往灶台里添把火。

“我家丫头的手,就是个读书的料啊!将来肯定考大学!”奶奶拉着我的手端详了半天,我隐约感到她手中的茧有些硌人,手不禁往回缩。奶奶趁机抓紧了我的手,“咔咔”地剪起来。那专注的表情,那细致的眼神,在火光的映衬下,让人觉得很温暖。奶奶剪指甲很有分寸,不会

太长,也不会太短,就那适中的距离,叫做“爱”。

“啊!”我尖叫了一声,奶奶也着实吓了一跳,忙拉着我的手左瞧右看看,“灶台下面没火了。”我淡淡地说道。

“你个死丫头,我还以为剪到你的手了呢!”奶奶一边向我“生气”,一边不忘往灶台里添柴。“手伸过来,让我好好修修你这读书的手,指甲剪短了,字才会写得好,老师才会喜欢,我家小丫头才能上大学。”奶奶又抓起了我那“读书”的手。

闭上眼,握紧手,仿佛还有奶奶的茧在硌人,耳边还有那些熟悉的话语……

母亲没说话,只是掖了掖被子,默默地出门。不到晚上,父亲从外地赶回来,急匆匆地看了我一眼,就一头扎进看诊室。

“可能是癌吧……”父亲说的时候,母亲的脸绷得紧紧的,坚毅得像个战士,好像有很多情绪在体内酝酿,但是终究没有掉下一滴泪来。从那以后,她便天天看着我,她说:“儿子啊,没事,等两天化验结果出来了,才能确定。就算是癌也是早期的,咱治好了跟没事人一样。”她说着宽慰我的话,却总是先我一步哭出来,像是有什么极大的痛苦落在身上,她只能忍受,不能喊疼。我倒是看得开,反过来再安慰她。

因为病的缘故,凡是睡觉的时候就会出一身汗,每次都把被子褥子都湿透了。第二天早晨的时候,母亲刚把湿透的被子晾出去,医生就来了,告诉母亲说,检查结果出来了,不是癌,但是也比较严重,需要休学。

“妈,我是不是病得厉害?”母亲的脸是呆滞的,几个明

滴泪来。从那以后,她便天天看着我,她说:“儿子啊,没事,等两天化验结果出来了,才能确定。就算是癌也是早期的,咱治好了跟没事人一样。”她说着宽慰我的话,却总是先我一步哭出来,像是有什么极大的痛苦落在身上,她只能忍受,不能喊疼。我倒是看得开,反过来再安慰她。

她进来了,又急匆匆地走出去。这样往返着,让她乐此不疲,我盯着她头上的一片叶子,伸手帮她拿掉的时候感觉突然想哭,我紧紧抱着母亲:“好像瘦了……”

她拍打着我的背,像小时候一样。

母亲的脸是呆滞的,几个明

滴泪来。从那以后,她便天天看着我,她说:“儿子啊,没事,等两天化验结果出来了,才能确定。就算是癌也是早期的,咱治好了跟没事人一样。”她说着宽慰我的话,却总是先我一步哭出来,像是有什么极大的痛苦落在身上,她只能忍受,不能喊疼。我倒是看得开,反过来再安慰她。

她进来了,又急匆匆地走出去。这样往返着,让她乐此不疲,我盯着她头上的一片叶子,伸手帮她拿掉的时候感觉突然想哭,我紧紧抱着母亲:“好像瘦了……”

她拍打着我的背,像小时候一样。

母亲的脸是呆滞的,几个明



尚德 励志 博学 笃行

国内统一刊号:CN62-0808/G

主办:中共兰州交通大学委员会

出版:兰州交通大学报编辑部

兰州交通大学

LANZHOU JIAOTONG UNIVERSITY NEWSPAPER

2014年5月30日 星期五 总第465期 本期版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88号 投稿信箱:xiaob@mail.lzjtu.cn 电话:(0931)4938179 邮编:730070

甘肃省省长刘伟平调研天际公司环保产业时强调

努力占领全国市场 推动我省环保产业做大做强



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的意见建议。

刘伟平省长对企业反映的问题和提出的建议认真记录,并征求了对进一步促进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的意见建议。

调研期间,刘伟平省长强调,要看到党中央、国务院加大环境治理的坚强决心和节能环保产业未来广阔的发展前景,以完成节能减排任务倒逼节能环保产业加快发展,以占领全国市场为努力方向、以培育龙头企业为重点,推动我省节能环保产业做大做强,按照省政府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节能环保产业意见》的实施意见,努力将公司打造成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国内具有影响力的节能环保龙头企业。

调研结束后,刘伟平省长主持召开节能环保产业发展座谈会,征求包括兰州天际环境保护有限公司等7家参会企业对促进节能环保产业发展政策的落实情

况以及企业生产、研发、销售等情况,并征求了对进一步促进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的意见建议。

刘伟平省长强调,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对拉动我省投资和拓展市场需求,推动产业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促进节能减排和民生改善,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相关企

我校面向全国招收6630名本专科学生

本报讯(通讯员 李宏伟)日前,我校2014年招生计划全部公布,面向全国招收本专科生6630名,其中理工类1578名,文史类1307名,其中理工类1307名,文史类271名,在本科二批招收三职生40名;在地方农村专项计划批招收农村户籍考生250名;在专科(高职)批次招收高职生800名,其中理

工类768名,文史类32名。

招收理工类考生1281名,共有17个专业及方向;在本科一批招收普通类考生1578名,其中理工类1307名,文史类271名,在本科二批招收三职生40名;在地方农村专项计划批招收农村户籍考生250名;在专科(高职)批次招收高职生800名,其中理工类768名,文史类32名。

2014年我校在甘肃省招收本科学生3979名,其中本科3179名,高水平运动员40名;在地方农村专项计划批招收农村户籍考生250名;在专科(高职)批次招收高职生800名,其中理工类批次招收本科一批(执行一本线)

央视播出《拉面新传》 李万祥发明引广泛关注

本报讯(记者 王立宗)5月22日晚,CCTV-10“我爱发明”栏目播出专题片《拉面新传》,对我校机电学院李万祥副教授发明的牛肉拉面“拉面机”和“面棒机”进行了推广介绍。

节目播出后,“拉面机”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一些餐饮服务企业纷纷致电李万祥副教授,详细询问其发明“拉面机”的生产销售等情况,截止目前,已有10余家企业明确表示要购买该机器。

李万祥副教授发明的“拉面机”和“面棒机”,经过6年的辛勤研究与开发,目前已达到技术成熟并能进行批量生产的规模。“拉面机”是国内唯一针对兰州牛肉拉面含水量高等特殊要求的专用机电产品,针对目前兰州牛肉拉面和面、醒面、揉面、擀面、甩面和顺筋等过程,替代人工,改善劳动强度大、效率低以及制作过程卫生状况差、员工工资高等现状而设计。该产品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和国家实用新型专利等4项核心专利技术授权,是兰州市安宁区2012年重点推荐的高科技专利转化产品。

支教成州三人行 一载甘苦终生忆

——记我校首批研究生支教团工作

□王国华



2013年7月29日,对刚刚保送我校研究生的学子张亚军、张琪、刘学明三人来说,是一个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日子。就在这一天,他们经过20多小时的奔波,终于抵达陇南成县,带着青春的激情与梦想,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支教生活。

作为我校首批研究生支教团成员,他们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供借鉴,也不知道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会发生什么,更不知道会为支教活动作出什么贡献,但所有这些,都不能消弭他们高昂的斗志和自信满满的憧憬。他们相信,凭着自己坚定的信念和积极主动的努力,一定会在成县这片美丽的土地上,积极践行自己的青春誓言,谱写支教生活的精彩篇章。

张亚军:教书管理“两手抓”

来自山西的小伙张亚军在支教一年的时间里,做了一些终生难忘的事情。由于成县一中生物老师短缺,生物工程本科专业毕业的他被安排负责讲授七年级所有班级的生物课。面对如此重的教学任务,他为了出色地完成工作,就主动向该校优秀老师请教,并在网上查阅教学资料,认真学习、备课,珍惜每一节上课时间,努力为学生上好每一堂课。

在上好课的同时,当了四年班干部的他还主动请缨,申请到该校团委从事管理工作。在此期间,他详细了解了学生的基本情况,积极策划符合学校情况的课外活动,努力开展团学工作,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

通过调研,他发现该校对学生的管理主要依靠老师,很少有学生参与其中,这一方面使老师对学生的了解不够全面,影响到管理工作成效的发挥;另一方面,学生也没有很好的平台锻炼自己,发掘自己的潜能。鉴于此,他萌发了成立学生会的想法,经深思熟虑后将此想法向校长作了汇报,该校校长对他的这一想法给予了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并委托他完成此项工作。

由于在大学期间他对学生会的机构和组建流程都非常熟悉,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制定了学生会章程,构建了组织框架并详细策划了从宣传、报名、面试、选拔等各个环节的具体工作流程,同时他还积极到学生中做宣传,与学生交流,鼓励学生踊跃

报名。经过辛勤工作,不到一个月,他就完成了学生会的组建工作,还为学生会干部做了多次培训,使大家能够更好地工作。

学生会的成立,将该校高一、高二年级品学兼优的学生组织起来分别担任学生会干部,由于他们大多在班级中担任班干部,有一定组织协调能力,所以很快就进入了角色,适应工作,将学生会的工作渗入到学校管理、活动策划等方方面面。他们在积极开展各项工作的同时,也学到了很多管理的方法和与他人沟通的技巧,使自己的综合能力得到了较大提高,受到了广大师生的一致称赞。

张亚军还积极组织初中部学生开展“我的中国梦”演讲比赛、生活百科知识竞赛等活动,使大家的课余生活更加多彩,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更多的知识,得到学校领导、老师、学生的一致赞扬,在一次全校教职工大会上,该校校长以张亚军为榜样,鼓励其他老师:“你们要多向张亚军老师学习,他来到学校,不谈任何物质索求,主动的要工作干,找工作干,是我们大家的榜样。”

“一年的时间很短,我非常珍惜这一年的时间,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件事,认认真真地上好每一堂课,竭尽全力去做更多的事情。”张亚军从支教开始就这样告诫自己,事实也证明了他不仅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他取得了令人称赞的成绩,也为自己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张琪:以情育人情更浓

“支教生活的第一晚:硬硬的枕头,硬硬的被子,硬硬的床板。月光照进屋,这一刻显得那么的宁静和踏实。”这是张琪在日记本里记下她终生难忘的话语。

她清楚记得,成县城关中学校长第一次见面时对她所做情况介绍,“这里的学



张亚军 男,汉族,1990年9月生,中共党员,2012年9月经选拔被确定为团中央第十五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并保送我校生物工程专业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张琪 女,汉族,1990年11月生,中共党员,2012年9月经选拔被确定为团中央第十五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并保送我校工业设计专业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刘学明 男,汉族,1989年7月生,中共党员,2012年9月经选拔被确定为团中央第十五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并保送我校桥梁与隧道工程专业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王国华

生很淳朴,大多数学生也很听话,但部分学生学习习惯较差,基础薄弱,家长外出务工的居多,家庭教育管理这一块比较缺失。”但也是从那一刻起,她就暗下决心,不管多大困难,她也要在学生的教育教学中做到以情育人。

作为该校七年级两个班的英语老师和3个班的历史老师,她深知责任在肩,一刻不曾懈怠,倾注了全部心血投入到课堂教学中去。可一次英语课上,一个男生的课桌上空无一物,眼睛直直地盯着桌下,她走到他身边问书到什么地方去了,该男生毫不畏惧的回答“没带”。

她克制着情绪继续问没有带书的原因,该男生却理直气壮地说不想学,带了也没用。此时,张琪才发现这个男生的膝盖上赫然放着一本漫画,他在上课时间看漫画书。张琪温和地让他把漫画书交给自己,可这个男生摇头,不语,眼睛望向别处。

张琪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心里倍感委屈,眼泪止不住地往外涌,心里也像埋了一座火山,随时都可能爆发,可她转念一想,初中的小孩正处于青春期,这种比较叛逆的更需要以情感化,而不是严厉的批评。这样一想,她急忙转身拭去眼泪,强忍着即将爆发的脾气走回讲台,调整好情绪继续讲课。可此时,没想到那个学生慢慢站起来,低着头走到她面前,把那本漫画放在讲台后默默离开。

张琪明白,她给这个学生做思想工作的时机成熟了。放学后,她把他单独留下,彼此聊了很多。她向他讲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和上学经历,他听得津津有味,心驰神往。就这样,让他慢慢接受了这个事实,那就是好好学习,今后有机会走向人生更大的舞台,去演绎更多的精彩。

之后的日子里,这个男生学习劲头足了,参加活动也变得积极起来,几次测验都获得了比较理想的成绩,各科成绩都得到了较大的提升。面对这些,张琪感到由衷的欣慰。

放寒假张琪回家时,学生们一个个前来车站送行,并哭得像泪人儿似的,一边保证好好学习一边恳求她,“张老师照顾好自己,开学一定要回来!”

望着孩子们稚嫩的脸庞,张琪脑海中犹如放电影般地浮现

和师生在一起的美好场景。在这些的日子里,她和学生们已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一年里,她竭尽全力在学习和生活上关心孩子们,孩子们也学会了关心她、体谅她。她忘不了过教师节时,学生们在一张张小卡片上写下的歪歪斜斜的祝福;忘不了元旦时,学生们精心布置黑板祝福她节日快乐;更忘不了学生得知她生病时,送来亲手折叠的纸鹤……

在支教的岁月里,她留下了苦涩的汗水,却收获了孩子们纯真的笑容;她丢掉了莽撞与青涩,学到了沉着与成长。支教一年,怀念一生;支教一年,受益终生;支教一年,情满一生!作为一名新时代的青年志愿者,张琪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服务社会,勇于奉献的内涵。她曾这样感慨地说过,“当明我年老的时候,回想过去的点点滴滴,支教是件可以让自己骄傲的事,不枉此生。”

刘学明:一日历练百日功

就这样,他中午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匆匆吃了个午饭。当下午第一节上课的铃声响起时,他用水洗了洗眼睛,又开始着手准备剩余的课程。终于在下午课外活动时,所有成绩都登记并上报。到了下午最后一节课,他累得几乎都站不稳了,但为了帮助学生能更好地分析考试中出现的错误,他还是倚靠着讲桌,坚持为最后一个班讲解了试卷。

一天顺利结束,他的公开课得到了学校领导和同科老师的称赞,阅卷任务也保质保量地完成。在这一整天中,他既承受着讲公开课时的心理压力,又要调节前一天远足活动带来的疲劳,还要谨慎地完成当天的高强度工作。晚上回到宿舍,他连和同事说话的力气都没有,蒙头就睡,忘记了刷牙、洗脚、脱衣服,也忘记了盖被子,更忘记了给即将过生日的亲人打电话。

虽然这样的累,可当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他还是照常早起,依旧骑着单车准时上班。支教还在继续,生活还要接受新的洗礼,他随时准备着迎接一切未知的挑战。

刘学明曾在日记中写到:这一年注定会成为我一生中光荣的经历,也将是回忆中极为甜蜜的一部分。一年支教梦,一生态愿!是的,这短暂的一年支教生活,他得到的不仅仅是综合素质的提升和能力的提高,更是人生宝贵的财富。

奋斗的青春更美丽,奉献的青春更珍贵。支教团三人在一年的时间里,奋发努力、开拓创新,用实际行动践行无私奉献的青年志愿者精神,收获了许多同龄人不曾有过的宝贵财富,谱写了我校研究生支教团支教生活的光辉篇章,这种奉献和付出,让我们感动!

务。课

课

的

课

的

课

的

课

的

课

的

课

的

课

的

课

的

课

的

课

的

课

的

课

的

课

的

课

的

课

的

课

的

课

的

课

的

课

的

课

的

课

的

课

的

课

的

课

的

课

的

课

的

课

的

课

的

课

的

课

的

课

的

课

的

课

的

课

的

课

的

课

的

课

的

课

的

课

的

课

的

的

课

的

课

的

的

课

的

课

的

的

课

的

课

的

的

课

的

课

的

的

课

的

课

的

的

课

的

课

的